

“葡萄疫”刍议

“葡萄疫”一病，首见于《外科启玄》。明朝陈实功《外科正宗·葡萄疫》论述颇详。嗣后，《医宗金鉴·外科心法·葡萄疫》、清·余奉仙《医方经验汇编》等补充其论。病因病机、临床主证、理法方药，蔚成系统，为后世医家所遵崇。然笔者认为，上述尚有不足之处，病名、病因、病机亦有异议。书之于此，以就正于同道。

一、“葡萄疫”非“疫”

“葡萄疫”一病，初起斑点色泽红活，且以腿胫居多，或有牙龈出血。继之斑点变为青紫，色若葡萄。久则斑点紫黯，连结成片，皮肤肿硬，疼痛明显。因营血外溢，肝阴耗伤，筋脉挛缩，腿胫屈而不伸，或依杖跛行；或营血耗伤，心脾两虚，食少倦怠，心悸怔忡。所患之人，病状相类。发病季节，多在春季。极似“痧”病流行。然一家数口，一方众人，均为散发，并不染易。因此，“疫”之为名，虽以同一时期发病，症状相似为特点，然以“皆相染易”为根本。因此“葡萄疫”非“疫”。但自古迄今，沿用日久，病名当姑且存之。

二、“葡萄疫”的病因病机

陈实功论“葡萄疫”之病因谓“感受四时不正之气，郁于皮肤不散”。《医宗金鉴》则谓“感受疠疫郁凝生”。即都认为病因属于外受“疠疫”之气。然“疠疫”之气外袭，当从口鼻而入，首犯卫、气，继而营、血。究其病状，既无表卫症状可查，又无里实热证可察，正如陈实功自己所说“自无表里。”因此，其病因病机为疠疫之气“郁于皮肤不散，结成大小青紫斑点”之说，不能令人信服。清·唐容川《血证论·时复》云：“夫人身五脏六腑，与天之运气。呼吸相通，原是一体。故天之阴阳，能操人之疾病。其实非天病人也，乃人身气血，先有偏盛，故感天气之偏盛而病遂作焉。”

证之临床，该病瘀血斑点以腿胫居多，且以足厥阴肝经、足少阴肾经循行的腿胫内后侧出血肿痛为主。更进一步证明，劳倦内伤，肝肾阴亏，郁而化热；复感春木之气，风动火发，肝不藏血，乃是“葡萄疫”的病因病机。

三、“葡萄疫”的治则方药

“葡萄疫”既为肝肾阴虚，郁而生热，感春木之气，风动火发，肝失藏血之职，而营血外溢，发为出血斑点。其斑初起色泽红活，常兼心烦抑郁，脉多细弦偏数，舌嫩红。所以治则应当先散肝经郁热，清热滋阴。而羚羊角散立法组方，契合病机，堪任首选之方。兼齿齲者，服上方同时，米泔水漱口，非磨散外搽，其效更捷。斑点色转青紫，始逐散瘀，足部肿痛疼痛，

脉细弦或涩，舌转紫黯或有瘀斑，苔白腻者，乃瘀血作祟。血即溢出，即为衄血。瘀血阻络，气化不行，每致腿膝水肿。当此之时，病机转化，治则有异，应当标本治标，补肝益肾活血化瘀止痛为主，兼化水湿，方施桃红四物汤合三妙散加棱术、云苓、泽泻。久则虚入。临床所见，或因营血外溢，肝阴更伤，而筋脉失养，腿胫屈而不伸，脉沉细弦。舌质淡暗红，则当补肝肾，和营血，柔肝舒筋。方用四物汤合芍药甘草汤加怀牛膝、桑寄生，则其脚即伸。或因营血外溢，心脾两虚，心悸怔忡，不寐乏力，唇舌淡红，脉细无力者，则归脾汤当为首选。

河南省开封市第二中医院 王清发

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医院 彭幼娟

桃仁用于慢性咳喘之管见

桃仁为常用的活血药，用于咳喘证者较少。近年来，笔者对慢性咳喘，反复发作而经久不愈者以辨证处方为基，每加桃仁，疗效有加。现介绍如下。

胡×，男，53岁，干部。1983年10月20日初诊。患者慢性咳嗽间作二十载，伴喘促三年。劳累即发，冬春加剧，素易感冒，间以中西药治疗，咳喘仍时发时止。症见：咳痰白稀，量不甚多，呼吸短促，动輒气喘，平日登三楼休二次，恶风自汗，纳可便常，舌淡，脉虚弱。血压90/66毫米汞柱。两肺可闻及少许干性罗音，白细胞计数4100/立方毫米，X线胸部摄片示：“肺气肿(II级)”。辨证为肺气虚弱之咳喘证，治以敛肺补虚，益气固表，佐活血通脉等法。处方：人参6克，麦冬10克，五味子5克，乌梅10克，罂粟壳9克，黄芪15克，白术10克，防风6克，桃仁12克。服药十剂精神好转，上三楼稍气短，脉弦弱。嘱再服二十剂，巩固疗效。患者来信，述其连服上方共达五十剂。药后精神佳，上楼自如。复查：血压110/70毫米汞柱，白细胞6800/立方毫米。随访近5年，未见复发，并很少感冒。

该病例系肺气虚弱之咳喘证，其脉证未见瘀血之象，却加活血之桃仁治疗。思本寻源，桃仁入心、肝、肺、大肠诸经，具有活血祛瘀、降逆下气、润肠、经肝等作用，如《别录》言桃仁能“止咳逆上气，消心下坚硬……”，《本草备要》言：“桃仁苦以泻血滞，甘以缓肝而生新血，质润又可濡血燥”。笔者认为，桃仁治咳喘证，凡属病情反复发作，经久不愈者，均可用之。配方适当，治寒疗虚，寒热皆宜。舌脉瘀血之象，不必悉具。常用用量，成人多为10~15克。

江西省萍乡市城关区人民医院 贾根生